

章节 十七 / 杂木的星光

Chapter 17 / The Stellestale

Originally Jul.06, 2021, new ver. Jul.14, 2021

2864 年 7 月 25 日晨，亚卅，北锥平原

在覆着苔的石板上辗转了半夜以后，她终于发觉自己竟完全的清醒过来了——在星月尚明的亚卅。

借着星光，如常一般的绘画前日所见。然而，描出一个虚弱的人影以后，便难以继续下笔了——那人瞟到自己后眼中射出的希望，和随后挥之不去的绝望，已经超出能借用纸笔所表现的范围了。完全无法理解昨日所见到的一切，显然，还是有太多不知道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这无论如何不应该是 Ylroa 所应该出现在的地方。

东方既白，Fyrwtrovweit 也已经醒来。困惑间，还是先行逃生为主。

「呃，如何离开这...？」

「往，往北吧...！山脊的那边，是阿瓦诺的雅莎渥。」

「...可是你？」

「可是还有什么方案呀！」

Velantis 噤声。Fyrwtrovweit 的话完全没有错，卡拉刹属的亚卅已经是滴诺何边防最为严密的地区了，假使不借用撒卡渥的跳板，从岛的南侧，是断不可能有任何离开的希望的。

草草用完早饭，趁天还没大亮，两人行在杂木的荒野中，周围丝毫没有入声。即使是有时路过了一两个小径，也是荒芜了很久，石掩在土里，而木栅溶在水里了。卡属亚卅在多年前，还因为山地运动的集中而小小繁盛过一段时间。而地图上密布的符号，如今已经腐烂在浅浅的黑土里，再没有任何矗立的建筑了。

沿着山谷向上先走到半腰，日光中，吸饱了水的土地便向上蒸腾着暑气，很快便是难忍的湿热了。Fyrwtrovweit 很快便满脸通红，张嘴如犬般抽吸着，但空气中的水汽如又凝结在了他的肺里一样。他断是一米也再走不动了。于是，他靠着溪流的边缘歇息了下来，冷冽的溪水让这里的温度多少更能够接受一些。Velantis 无言地如山涧的泉中又灌满了空下去的水壶，便又拿出笔继续细细的勾画炼光的细节了。

汗已消去的 Fyrwtrovweit 也凑过去看了一眼，略显尴尬地问道，

「欸？你原本就有元素能力？」

Velantis 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声是。她早已知悉自己星元素半精灵的体质，但她直至今日，也无论如何无法感受到自己的操纵楔。

不解地又支吾着问道，

「Ylroa...为什么会在亚卅？」

「也罢，既然背叛了卡拉刹了，不如也把这做到极致——你，听说过观测者么？」

Velantis 手中的笔停下了，嘴唇尝试着移动，却迟迟发不出一一点有意义的声音。

「Ylroa 君...卡拉刹的王要求我们在三个月内解决萨卡渥的残党，可是你知道，卡拉刹的...舰队规模连阿瓦诺的零头都算不上，对这种离岸的地区，毫无进攻能力。所以说，Ylroa 君便想通过这种方式...」

Velantis 的笔掉到了地上，几只蚂蚁爬上前去检视，却很快确认这并不是新鲜的食物，不欢的散去了。不惜盗窃元素使的力量么？她似乎突然有点明白为何 Fyrwrovweit 会如此激动的逃离了。

「我猜 Ylroa 君想的是“不如试试”之类的吧。呃...唉，为了...也别为了卡拉刹啦...是我——是我把铁门打开的。」

Fyrwrovweit 似乎也意识到这一句话下去有些奇怪，不再继续说下去了。Velantis 也翻过一页，笔下又转回了亚州的荒野。

至到暑气已经蒸得在水边的两人都难以忍受的时候，呆坐了许久的 Velantis 突然自言自语般地发问，

「那，我会怎么样...」

...

2864 年 8 月 3 日，亚州，锥平原

「...情况如此。」

「跟不上也得跟得上！要不然，你们俩也都得进那破屋子！」

于是，那两人又被斥走了，只留下 Ylroa 独自。如此，若是走脱了，制敌于意料之外的可能就完全消失了。迎接自己的将是什么？他已经骑虎难下，卡拉刹的高官，除了不断疯狂的寻找升职的途径以外，下降，即代表着面对曾败者的报复，最终很难谋一善终。

不过理智上他也知道，那二人再去寻索，也只是徒劳无功。这么长的时间，他们恐怕已经跑出锥平原地界了。

不过只要边防能够拦得住，那么一切都好。只不过，他的心里仍然打鼓，毕竟这次要拦住的，已经不是随便一个游客或逃兵了。

他回头看了看悬吊在空中陷入了沉睡的那个人影，啐了一口唾沫，混合着咒骂之语，但也没有别的方法了。Ylroa 走向了矿洞的入口，想要去把刚离开两人呼唤。

...

...

...

「我只是想离开...」

「只是想离开...」

幻视中的人终于转过身来，电光由她身旁缠绕的乱麻中抽剥出几缕，逼近的炫光中，逐渐闭上了眼。

「...这个炼狱般的地方...」

...

...

...

2864 年 8 月 7 日晨，雅莎渥地区界。

绵延的山体被锈铁的铁篱截断了，林间长条的空地上，卡阿双方的驻军都正在换岗的交接。

两人乘着阵雨来到这里。雅莎渥的界墙将亚州广阔的原始森林分开成两片，对林间跳跃的动物而言，并没有什么区别，但对人们而言，一端是开放的登山胜地，一端是神秘而可怖的人文废土。

Fyrwtrovweit 由林间故作镇定的走了出来。

「站住！」

一个卡拉刹官兵已经拿着强弩瞄准着他的头了。忽而认出来对象是何人，那官兵便又放下了弩，作出臣服的样子。军中起了一丝骚乱，深处传来一阵急促的喊声，

「就是他，快拦住！逃兵！快!!!」

但这意识来得迟了半刻，**Fyrwtrovweit** 突然冲向锈坏的铁篱似乎最缺损之处，林中的 **Velantis** 也如箭矢般疾驰而跟随着。**Fyrwtrovweit** 的身影连滚带爬地消失在雅莎渥密林的深处时，**Velantis** 却于铁篱的尖刺处绊倒，刮擦到的右上臂顷刻血流如注，卫兵的弩箭随后来到了。一瞬间，面前的通路已然被卫兵的佩剑关上了。

绝望间已不知道是要求情还是作任何可能的反击了，但黑白的辉光又在她面前浮现。挡住她的卫兵半是出于痛觉半是出于下意识地往后撤了半步，而这半步已经足够 **Velantis** 最终破出缺口而奔向林中——只是上衣右侧已被血染得失去了灰白的本色，左脚鞋上插着一根将将要触碰到皮肤的弩箭而已。而还有元素的涌动——它已经在 **Velantis** 的皮肤上刻划了飘忽的痕迹了。

骚乱过后，阿瓦诺的卫兵又开始着手修理损坏的铁篱了。